



作品集 第一辑

透明光

TOUMINGGUANG

真空密室之谜

ZHENKONGMISHIZHIMI

所有的开始与结局总是异乎寻常……

神秘+惊险+离奇

怪异的事件铺天盖地来了……

版权所有
翻印必究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透明光；真空密室之谜/卫斯理著．
—北京：中国言实出版社，2002. 12
(卫斯理作品集，第1辑)
ISBN 7-80128-404-6

I. ①透... ②真...

II. 卫...

III. 科学幻想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8761 号

京图字：01—2003—1179 号

本作品(《卫斯理科幻系列》)中文简体字版由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
独家授权中国言实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。版权所有，违者必究。

责任编辑/詹红旗

责任校对/毛家华

封面设计/嘉 雯

策 划/嘉 雯

装帧设计/嘉 雯

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2号 邮政编码 100017)

<http://www.zgyscbs.com>

电话：64924716 64924761

新华书店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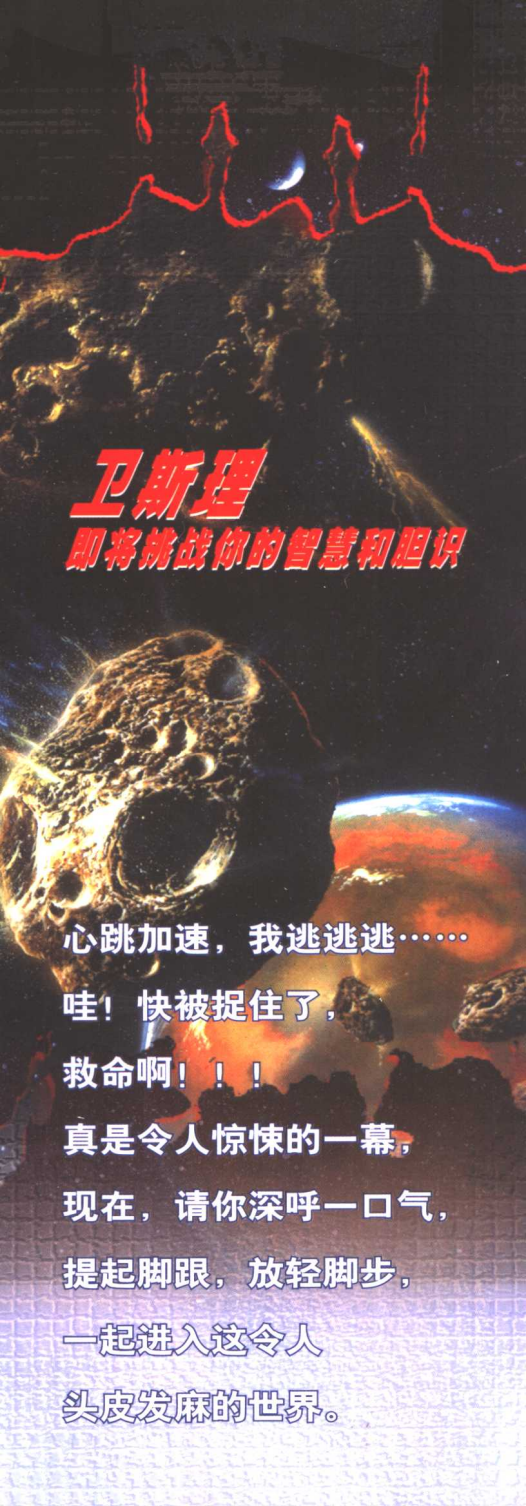
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

880×1168 毫米 32 开 160 印张 4200 千字

2002 年 12 月第一版 2002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：340 元(全 20 册)

(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

卫斯理

即将挑战你的智慧和胆识

心跳加速，我逃逃逃……

哇！快被捉住了，

救命啊！！

真是令人惊悚的一幕，

现在，请你深呼一口气，

提起脚跟，放轻脚步，

一起进入这令人

头皮发麻的世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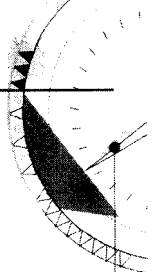
作品集

第一辑

神素灭归壳变谜猫磁神具理人藏相墓运神探散
林与之回贝狐室老魔瘟玩卫斯理二迷真盗命猴继续飞魄
之白毁灭之密之魔瘟玩卫斯理二迷真盗命猴继续飞魄
神素灭归壳变谜猫磁神具理人藏相墓运神探散
卫斯理真真空密之魔瘟玩卫斯理二迷真盗命猴继续飞魄
花奇人
石底火人云门光船洪图律厦声空间
钻地妖蓝蜂奇透沉地地规大古原红新眼连探寻找爱神

第二辑

手数人手惑谋码物梦星座太阳方星记照刑友誓宝
宇宙劫支错蛊杀密怪寻灵假活皇换犀极笔毒异
宇劫支错蛊杀密怪寻灵假活皇换犀极笔毒异
大黑暗访不死无间影搜烈血变黑迷尸后洞天招茫
犯罪天使
大黑暗访不死无间影搜烈血变黑迷尸后洞天招茫
犯罪天使
大黑暗访不死无间影搜烈血变黑迷尸后洞天招茫
犯罪天使



第一部 一只黄铜箱子

在从某国太空基地回来之后，足足有两个月的时间，我在家中过的，几乎是足不出户的生活。没有人知道我在家中，都只当我还在外地。我除了几个最亲近的人之外，也不和任何人发生联络，所以能够过着没有人打扰的生活。

但是这样的日子，究竟是不能长期维持下去的，它因为一个朋友，远自埃及寄来的一只箱子而打破了。

我的那位朋友姓王，是一位有着极高深造诣的水利工程师。他是应埃及政府之聘，从荷兰到那里，参加一项极其宏伟的水利建设工程的。

这项工程，据他形容，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之一，有一座古庙，甚至要整个地迁移。

而他就是在迁移那座古庙的时候，发现那只箱子，而将之交给我的。

这是一只十分神秘的箱子，我有必要先将它的外形，形容一番。

它大约有一公尺长，半公尺宽，二十公分高，全部是黄铜



铸成的。箱盖和箱子的合缝处，刚好是整个箱子高度的一半，而要打开这只箱子，却绝不是容易的事。

因为那箱子的锁，是属于十分精巧而且奥妙的一种古锁。我敢断言，如今虽然科学昌明，但是要造出那样的锁来，却不容易。

那锁的情形是这样的：在箱子面上，共分出一百格小格子，而有九十九块小铜片，被嵌在那一百格格子里，可以自由推动。当然，推动的时候，只有一个空格，可以作为转圈的余地。

在那九十九个铜片上，都浮雕着一些图案，当然，如果小铜片是按着准确的次序排列起来，那么这些小铜片上凌乱的图案，是可以成为一整幅图画的。

我的那位朋友，他相信，如果有耐心地推动那些铜片使它们得到原来的次序，那么，整幅图画重现，那箱子也就可以被打开了。

他知道我喜欢稀奇古怪的东西，所以不远万里，将这只箱子寄到了我手中。

当这只沉重的铜箱子，到达我手中的时候，我的确大感兴趣，在这箱子上沉缅了几天，但是我随即放弃了，因为我发觉那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第一，原来的整幅浮雕，究竟是什么，我根本不知道，使我在拼凑之际，绝无依据。

第二，那九十九块铜片，并不是可以自由取出来，而是只能利用那惟一的空格，作为转圈的余地，所以，要使其中的一片，和另一片拼凑在一起，便要经过极其繁复的手续。

而铜片一共有九十九片之多，我有什么法子使它们一一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？

我在放弃拼凑那些铜片之后，对这只铜箱子，曾作过细心的观察。

在那只铜箱子的其它五面，都有着浮雕，人像、兽像都有，线条浑厚拙朴，但是却都不是属于古埃及的艺术范畴的，而是另具风格的一种，看来有些像是印地安人的艺术作品。

在两侧，有两只铜环。铜环上还铸着一些文字，那些文字，更不是埃及古代的文字。

我打了一封长长的电报，给那位朋友，告诉他我对这只箱子，感到极大的兴趣，但是我却没有法子将之打开来，是否可以用机械的力量，将之打开，以看一看这只不应该属于埃及，但是却在埃及的古庙之中所发现的铜箱之中，究竟有些什么，我并且请他叙述那只箱子发现的经过。

我的电报是上午打出的，傍晚，我就收到了他的回电，他的回电如此道：

“卫，我反对将箱子用机械的力量打开，这只箱子，可能造成已经有几千年了，难道我们的智力还不及古人？你可以将这只箱子给我的弟弟，他是学数学的，或许他算得出我们可以打开这只箱子的或然率是多少。他的电话是……。至于这只箱子发现的经过，那是一个太过曲折的故事了，容后再叙。王俊。”

王俊就是我这位朋友的名字，他是出名慢性子的人，我给他那份电报的最后一句话弄得心中痒痒的，因为连他都说是一个“十分曲折的故事”，那么这件事的经过，一定十分动人。

而事情又是发生在古国埃及，这就使人更觉得它的神秘了。

我急于想知道他是如何得到那只箱子的愿望，竟超过了打开那只箱子的兴趣。我立即又请他将事情的始末告诉我，并且





告诉他，我正闷得发慌，希望他的故事，能使我解闷。

同时，我和王俊的弟弟王彦，通了一个电话，王彦是在一所高等学校中工作的，他接到了我的电话之后，答应有空就来。

晚上九点钟，我正在查阅埃及古代铸铜艺术成就的资料，发觉我的料断不错，那铜箱上的浮雕，和埃及艺术绝无共通之点的时候，接着，老蔡带着王彦进来了。

王彦大约二十六七岁年纪，面色很白，但身体还是健康的，他年纪虽然还轻，但是却有着科学家的风度，他和我是初次见面，十分客气，而且显得有些拘谨。

我将那只铜箱子的事情和他说了，他谦虚地笑了一笑，道：“我只怕也打不开。”

我拍了拍他的肩头，道：“打不开也不要紧，你只当是业余的消遣好了。”

王彦和我两人，将这只铜箱子抬上了他的车子，他和我挥手告别而去。

以后的七八天中，王彦也没有和我通电话，我因为等不到王俊的来信，渐渐地也将这件事情淡忘了。

那一天晚上，大约是在给王彦将箱子取走之后的第十天，那是一个回南天，空气湿得反常，使人觉得十分不舒服。

中午，我正在假寐，床头的电话，突然响了起来。

说起来十分奇怪，电话的铃响声，次次都是一样的。但是有时候，人会直觉地觉出，电话铃响得十分急，像是在预告有要紧的事情一样。

我立即拿起了话筒。

从电话中传来的，是王彦的声音。

他的呼吸有点急促，道：“是卫斯理先生么？我……我是

王彦。”

我道：“是的，有什么事，不妨慢慢地说。”

我听得他长长地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……已经将那箱子面上的九十九块铜片，排列成了一幅浮雕画了。”我从床上跳了起来道：“祝你成功，那你已经打开箱子了。”

王彦道：“还没有打开，但是我忽然有一种奇妙的预感，觉得打开箱子，会对我不利。”

我“哈哈”大笑了起来，道：“你大概受了埃及古代咒语会灵验的影响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这箱子虽然在埃及古庙中被发现，但是绝不是埃及的东西。”

王彦又问道：“其他古民族，难道就没有咒语么？”

我又笑了起来，道：“我以为学数学的人，多是枯燥乏味的，但是你却有着丰富的想象力！”

王彦在那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道：“好，我打开箱子之后，再和你通电话。”

我放下了话筒，将枕头拉高些，垫住了背部，舒服地躺了下来。我想，大约等上十分钟，就可以得到王彦的电话了。

可是，我抽了七八支烟，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小时了，王彦仍然没有打电话来。

我忍不住拨了他的电话号码，可是那边却没有人接听。

我觉出事情有些不妙，但是我却绝不相信王彦会遇到什么意外，因为他只不过是打开一只古代的铜箱子而已！

但是，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，我早已从床上跳了起来，在室中来回地踱着步，王彦为什么隔了那么久时间，仍然不打电话来通知我箱子之中，究竟有些什么东西呢？如果他打不开那只箱子的话，也可以给我一个电话，在我的印象之中，王彦绝不是做事有头无尾的人！

然而，当我第十几次地又忍不住再打电话给他，而他那方面，仍然没有人接听电话之际，已经是黄昏时分了。

从王彦打电话通知我，说他已成功地拼凑起了那铜箱子面上的图画起，到如今已有将近五个小时了！这五个小时之中，音讯全无，王彦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

虽然我想来想去，王彦没有遭到什么意外的可能，但是我却不能不为他担心。

他的哥哥是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，而上次王彦来的时候，他也未曾告诉我他的地址，所以，当我等得实在不耐烦时，我又拿起了电话，请我一个当私家侦探的朋友帮忙。

那位朋友和他的助手，曾经以极长的时间，自己编了一本电话簿，是从电话号码来查那个电话的地址的。不到五分钟，我已经得到了我所要的地址，王彦住在碧仙道三号四楼。

我知道碧仙道是高尚的住宅，正适合王彦的身份，我放下了话筒，已准备按址去找他。

但是，我刚到门口，电话铃声，遽然大作。我连忙跳到了电话之旁，一把拿起了话筒。一拿起话筒来，我便听到了王彦浓重的喘息声。

我更加觉得事情十分不寻常，我连忙问：“什么事情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王彦的喘气声，越来越是浓重，像是他的身上，正负着千斤重压一样。我一连问了七八声，才听得他的讲话声音，道：

“我……我遭到了一些麻烦，我可以来看你吗？立即来！”

我听出王彦虽然还在说“遭到了一些麻烦”，但实质上，他却一定遭受到了极大的困扰！他给我的印象，是十分镇定和有条理的人，但这时，从电话中听来，他的镇定和有条理，似乎都破坏无遗了。

我不加考虑，道：“好，你立即就来。”

王彦并没有多说什么。“拍”地一声，便挂断了电话，我手拿着听筒，呆了一会，才放了下去，我感到，一个十分巨大的变故，正在王彦的身上发生，那种变故是因什么而起的呢？

难道就是因为那只不应该属于埃及，但是却在埃及古庙中发现的箱子么？

碧仙道离我的住处，并不十分远，在我算来，至多有十分钟，王彦便可以来了，但是我却足足等了二十分钟，才听到门铃声。

一听到门铃声，我立即奔下楼去，同时也听得老蔡在粗声粗气地问道：“什么人？你找谁？”

我连忙道：“老蔡，他就是上次来过的王先生，你快开门让他进来。”老蔡的眼睛，一直凑在大门上的望人镜上，听得我这样说法，他转过头来，面上现出奇怪的神色，道：“他就是上次来过的王先生？”

老蔡平时绝不是这样罗嗦的人，我不禁不耐烦起来，道：“你快开门吧。”

老蔡不敢多出声，将门打了开来，一个人自门外向内跨了一步，我抬头看去，也不禁一呆！

这是王彦么？

难怪老蔡刚才向我望来之际，面上充满着犹豫的神色，因为连我也不敢肯定，这时出现在我家门口的人是不是王彦！

那人的身材，和王彦相同，但是由于他穿着大衣，又将大衣领高高地竖起，手上戴着手套，头上戴着帽子，将一条围巾，裹住了他整个脸，而且，还戴上一副很大的黑眼镜！

他这身打扮，即使到爱斯基摩人家中去作客，也不必害怕冻死了，更何况今天还是一个回南天，天气潮湿，我只不过穿

着一件衬衫而已！

我呆了一呆间，已听得王彦的声音，透过了包在他脸上的围巾中而传了出来，声音虽然显得不清楚，但是我仍然可以肯定，那正是王彦的声音。也就是说，站在我面前的人，正是王彦。

王彦的声音很急促，道：“你……等了我很久么？”

我向前连跨了几步，道：“你可是舒服么？”王彦发出了一声苦笑，道：“不舒服，不，不，我很好。”

他显然是在说谎，绝对不会有一个人“很好”的人，作出这种打扮来的。我望着他，道：“刚才你在电话中说你有麻烦，那是什么？”

王彦打横走开了几步，他像是有意要离得我远一些一样，在一张沙发上坐了下来，却并不出声。

我越来越觉得事情十分怪异，向他走近了几步，追问道：“什么事使你心中不安？你是怕冷么？为什么不将帽子，眼镜除下来？”

王彦立即站了起来，颤声道：“除下来？不！不！”他一面说，一面乱摇头。

我和王彦，并不能算是很熟的朋友，所以他不肯除下帽子、眼镜以及一切他遮掩脸面身子的东西，我也不便过分勉强他。我只是道：“你来找我，当然是想得到我的帮助了？”

王彦道：“是的，我想问你一些事情。”

我作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，道：“好，那你就说吧！”王彦的呼吸，又急促了起来，道：“那只……那只黄铜箱子……是怎么得来的？”

事情果然和那只箱子有关——我心中迅速地想着，而同时，我也立即回答王彦：“那是你哥哥从埃及寄来给我的。”

王彦神经质地挥着手，道：“不！不！我的意思是问，我哥哥是从什么地方，怎样得到这只箱子的，那箱子的来历，究竟怎样？”

我虽然没有法子看到王彦的脸面，也无从知道他面上的神色如何？但是从他的行动、言语之中，我却可以看出他的神经，是处在极度紧张，近乎失常的状态之中，我顾不得答他的问题，只是追问道：“那只箱子怎么样？你不是打开了它么？它给了你什么困扰？”

王彦并不回答我，他只是尖声地，带着哭音地叫道：“告诉我，告诉我那只箱子的来源！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没有法子告诉你，你哥哥只说，他得到那只箱子，有一个十分曲折的故事，我打了两封长电去询问，但是他却并没有回答给我！”

王彦刚才，在急切地向我询问之际，身子前俯，半站半坐，这时，听到了我给他这样的回答，他又颓然地坐倒在沙发之上，喃喃地道：“那么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

他一面在喃喃自语，一面身子竟在激烈地发着颤。我连忙道：“王彦，你身子一定不舒服，你可要我召唤医生么？”

王彦霍地站了起来，道：“不，不用了。我……我该告辞了。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面对着我，向门口退去，我自然不肯就这样让他离去，因为我心中的疑团，不但没有得到任何解释，而且还因王彦的怪举动而更甚了。

我向他迎了上去，王彦双手乱摇，道：“你……你不必送了，我自己会走的。”

他双手戴着厚厚的手套，在那样暖和的天气，他为什么要戴手套呢？

我一面想着，一面道：“你到我这里来，不见得就是为了要问我这样几句话吧。”

王彦道：“不是……不是……是的……就是问这样几句话。”他显然已到了语无伦次的程度，我更不能就这样放他离去！

王彦仍在不断地后退，在他将要退到门口之际，我猛地一跃，向前跃出了三四步，到了他的身前，一伸手，已经握住了他右手的手套，道：“这么热的天，你为什么将自己装在‘套子’里？”

王彦这时的装束，和契诃夫笔下的那个“装在套子里的人”十分相似，所以我才这样说法的。由此可见，我在那样说法之际，虽然觉得事情十分费疑猜，但却还不以为事情是十分严重的，要不然我也不会那样轻松了。

我的行动，显然是完全出于王彦的意料之外的，我一握住他右手手套，立即一拉，将他右手的手套拉脱，而王彦在那时候，双手仍在乱摇，要阻止我接近他。

然而，在不到十分之一秒的时间内，我和王彦两人，都僵住了不动。

在刹那间，我如同遭受雷击一样！

我看到王彦的双手，仍然在摆出挡驾的姿势，他的左手，还戴着手套，但是右手的手套，已被我除了下来，他的右手，在被我除下了手套之后……唉，我该怎么说才好呢？

我看到的，并不是一只手——当然那是一只手，但是却是没有血、没有肉的，只不过是五根手指骨头，完完整整，还会伸屈动作的手指骨！

第二部 骇人的变异

老蔡抬起头来，道：“我……眼花了？”

我没有时间和他多说，立即奔到了门外，出了门，我才知道外面正在下着毛毛细雨。当然我来不及再去取雨具，我奔出了几步，到了我车子的旁边，以最快的速度，钻进车子，“滋”地一声，使得车子一个急转弯，转出了马路，向前疾冲而出。

我实在将车子驶得太急躁了，所以令得许多途人，对我驻足而观。我并不去理会途人对我的观感如何，我只是要再见王彦一面。

直到我驾着车子，迅速地向着碧仙道的方向驶去之际，我心中仍然不相信我刚才所看到的事实，虽然老蔡也看到了和我见到的同样恐怖的情形。

如果王彦是一个化学家，那么他手上的肌肉，可能会因为实验时不小心而腐蚀了，但是，他却是一个数学家！

而且，就算他手上的肌肉全被蚀了，他又怎能使得手指骨不会断跌下来，而且还运用自如？

车子在因为细雨而发光的路面之上，迅速地滑过，我的脑中
也混乱到了极点，我甚至想起了“吸血僵尸”、“科学怪人”这一类恐怖片来。

车子在王彦住所之前，停了下来，在附近我没有发现王彦
的车子，我在大门口略停了一停，直冲上了楼梯，王彦所住的
并不是大厦，而只是四层高的旧房子，我冲到了门口，只见大
门闭着，我按电铃，一下又一下，却没有人应门。

我取出了百合钥匙来，他的门锁只是很普通的那种，所以
我很轻易地便打开了门，走了进去。

屋中并没有着灯，但是街灯却可以照进屋中来，我第一眼的
印象便是凌乱！客厅中凌乱到了极点，我着了灯，又冲进了
其它的两间房内，一间是书室，一间是卧室，两间房间中，都
乱到了极点。

而王彦显然不在这间屋子中。

在他的书房内，我发现了那只黄铜箱子，正打开着盖子，
王彦不在这里，我当然要到别的地方去找他，因此，我只是在
那只已空了的箱子之旁经过，顺手将箱盖重重地关上。

王彦的确将那九十九块铜片，拼成了一幅图画，那是一幅
浮雕画，线条十分古拙，是一幅艺术精品，但是画的内容，却
十分怪异。

一大群人，和许多动物，围住了一个似火堆不像火堆、发
出光芒的物事，而所有的人、兽，却全是骨骼，令我惊异的是，
人、兽的骨骼，竟十分传真，这只黄铜箱子，至少有一二
千年的历史了。一二千年以前的艺术家，对于人体骨骼和兽类
骨骼的结构，便有如此精密的了解，这的确是使人惊异的。

而在地上，有着许多饰物。

本来，我不能肯定这只箱子是属于什么民族的。

但这时，我一看到了那只箱子盖上浮雕画中所出现的那些饰物，我便可以肯定，那是印地安民族的艺术精品！

而且，我也毫无疑问地可以肯定，这只黄铜箱子，是使历代史学家头痛，突然而神秘地消失的印加帝国的遗物，因为印地安民族，只有在印加帝国时期，才能产生这样的艺术品！

在那片刻间，我心中只想到了一点：为什么古印加帝国的艺术品，会在埃及的古庙之中的呢？

在历史学家有关古印加帝国的探索中，从来也没有提到过印加帝国和埃及之间有什么关系，当然，这时我在那样的情形之下，无法深思，我只是略呆了一呆，第二点我所想到的，便是王彦的遭遇，和这只箱子，一定有直接的关系。

我重又打开箱子盖，箱子里面是空的，什么也没有，我想弄清楚箱子之中原来放的是什麼，但是我花了约摸两分钟的时间，却得不到任何结果，因为箱子内部，十分干净，绝没有什么线索留下来。

我知道目前的当务之急，便是再找到王彦，因为只有他自己，才知道他究竟遭遇到了什么样可怖的事情。

我熄了书房中的灯，退到客厅中。正当我熄去了客厅中的电灯之际，我听得楼梯上，有一阵脚步声，传了上来。那像是一个女子的脚步声——因为高跟鞋的后跟，走在路上，会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来的，这是每个对脚步声稍有研究的人，都可以分辨出来的。

本来，我已经立即要推门走出去了，但是由于这阵脚步声，我在门旁，停了下来。

我当然不能肯定来的女子，是来找王彦的，但是我却不想和人在梯间相遇，因为目前的事情，看来正是一个极大的神秘的开始，我也不知道我将在这件事情之中，扮演什么角色。